



第1月

情人草工作室



霸 气 情 人

夏娃

不要理怒我的霸气
因为唯有如此
我才能拥有你这位永世情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小语系列丛书 / “情人草”工作室编著 . —呼和浩特 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, 湖南人民出版社 , 2001.6

ISBN 7-204-05778-3

I . 爱 ... II III 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0568 号

爱情小语系列丛书

主 编 : 嘉 妙

◎作 者 : 可儿等

策 划 : 情人草工作室

责任编辑 : 杨琼宇 辛 湘

装帧设计 : 梦 华

出版发行 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联系电话 : 0731-4413919

邮政编码 : 410005

印 刷 : 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: 100 字数 200 万字

版 次 : 2001 年 6 月第一版

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: 1-3000 册

书 号 : ISBN 7-204-05778-3/I.1026

定 价 : 120.00 元 (全套 20 册)

(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“妈咪，你别说了，我才不照顾他呢。要去你自己去。”季琪一脸嫌恶地双臂交抱胸前。

“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！柏杰是你的未婚夫，你不去照顾他，难道要由别的女人去？”张芸斥责女儿，不免也感叹自己的确太骄宠她了，如今才由得她无理取闹。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他都失明了，我才不要一个瞎子当我老公呢！”季琪拔下订婚戒指。“妈咪，我要解除婚约，你将戒指退回柏家吧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！这门亲事是你死去的父亲跟亲家公订下的，你自己也同意，怎么可以说退就退，这教咱们季家的脸要往哪里放？”张芸真没想到女儿居然如此任性。简直把婚姻当儿戏！

“面子会比得上我的幸福重要吗？妈咪，难道你真忍心看女儿一辈子伴着一个瞎子？”光想到旁人的侧目，还有亲友的嘲笑，季琪就无法忍受。

“柏杰只是暂时失明，医生说过，动手术就能够恢复视力。”张芸蹙蹙起眉头。

“妈咪，你别傻了，那是柏家编来骗你的。我在医院听到医生分析柏杰的伤势，他说柏杰的眼睛那使动了手术，复明机率还是很渺茫，根本可以说他已经完全瞎了。”幸好她去看柏杰时，无意间听到了这一段话，否则她一辈

子的幸福就葬送在一个瞎子手里了。

“就算这是真的，你也不能够退婚。别忘了你跟柏杰是正式订婚，而且过几个月你们就要结婚了，这时候你退婚，别人会说我们季家无情无义。”张芸掠着性子说着，希望能够开导女儿。

“别人如果知道柏杰已经是一个瞎子，同情我都来不及了，又怎么忍心批评我？妈咪，不管你说什么，反正这桩婚事我是退定了，你阻止我也没有用的！”季琪骄纵地昂着下巴。

张芸怒气冲冲，一巴掌扫过女儿的脸颊。“你……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懂事的女儿！”

季琪愣了好半晌。

“你……你打我？！从小到大你没打过我一下，如今竟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！”季琪抚着还热烫的脸颊，压抑着汹涌而来的愤恨瞪向张芸。

“小琪……”张芸惊觉自己竟出手打了女儿，心绪烦乱又后悔地伸出手。

“别碰我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”季琪一步步退向门口，然后旋身跑了出去。

“小琪！”张芸追出去想把女儿喊回来，然而只见一辆红色跑车狂驰出大门，她只能无奈地叹口气。

这往后她拿什么脸去见柏家人？

张芸一方面担心开快车出去的女儿，一方而又忧心柏家人知道这件事后的反应，心情霎时跌落谷底。

如果柏杰没有发生车祸，如今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


柏、季两家是世交，彼此门户也相当，三年前季允罹患癌症，临终之前与生死至交柏又龙订下儿女的亲事，只待季琪完成学业后就归国结婚。

上个月季琪才由英国回来与柏杰订婚，打算在近几个月内举行婚礼，未料，柏杰却在此时发生车祸，不但有失明之虞，同时也给柏、季两家过从甚密的友谊关系带来考验。

季如韵已年近六旬，是季允的姊姊，早年丧夫。她的丈夫留给她丰厚的产业，两人却无一子，成因如此，她特别疼爱唯一的侄女季琪，就连季琪留学英国，她也不放心跟着去照顾。

现在这位威严的富孀稳坐在季家的大厅，并带着兴师问罪的眼神瞅着张芸。

“大姊。”张芸敬畏地唤了一声。

“嗯。”当年若非季允独排众议非要张芸为妻不可，以张家那平凡的家世哪配得上季家。季如韵从以前就瞧不起这位弟妹。

想当年季家立足商界叱咤风云，除柏家外，还真没人比得上。

“我听小琪说，你打了她？”季如韵停顿了一会儿才以不悦的语气询问。

“大姊，我打小琪是有原因的。”张芸朝倚在季如韵身边的季琪瞥了一眼，既心安她平安回来，又痛心她不知反省，甚至一状告到季如韵面前。

“小琪都二十三岁了，又不是听不懂话的小孩子，有什么事情不能用讲的！”季如韵刻薄且语带嘲讽。

“大姊，柏杰最近出了车祸，我是希望小琪能够去照顾他——”

“小琪又不是护士，哪懂得照顾病人。”季如韵当然已经听过季琪的说辞，她要张芸说明，无非是想驳斥她的话，令她难堪。

“但小琪是柏杰的未婚妻，这种时候柏杰最需要她的支持——”

“他的伤势很严重吗？”季如韵又打断她的话。

张芸犹豫了一下，才解释，“柏杰的脑部受到撞击，凝聚了血块压迫到视觉神经，有短暂失明的现象。”

“只是短暂吗？”季如韵抓住张芸有所保留的语气追问。

“这……我听怡真说，动手术会有复明的机会。”

李怡真是柏杰的母亲，是位非常温柔亲切的女性，所以张芸和她很谈得来。

“姑姑，我妈咪被他们骗了，我亲耳听到医生说——”季琪急着辩驳，季如韵拍拍她的手安抚她。

“只是有机会复明，就不知道这机会有多大，万一手术失败，你难道要我这唯一的宝贝侄女去嫁给一个瞎子？”季如韵紧盯着张芸，等着她怎么给她交代。

“大姊，你也知道这件婚事是季允作的主，而且小琪自己也同意了，如今总不能因为柏杰有可能永久失明而悔婚呀！”张芸万般无奈，她何尝不希望女儿嫁得幸福？

当时这门亲事季如韵也举双手赞成，她同意的原因是当年与季家并驾齐驱的柏家，如今企业体遍及世界各地，早已凌驾在季家之上，而柏杰又是柏家单传后脉，将来非但可继承柏家全部事业，本身还是个极有前途的商业人。

才，而且相貌堂堂，仪表非凡，季琪能配到这样的丈夫，她这姑姑也算是沾了光。

“季允都已经去世三年了，你现在还把他搬出来，是想压我不成？”季如韵不悦地睇睨张芸。

“大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。”张芸急忙澄清。

“姑姑，我妈咪一直很尊敬你的。”季琪找来季如韵，目的只是想退掉与柏家订下的婚事，并不希望季如韵和张芸反目。她或许生气母亲打她一巴掌，气头上说了恨母亲的话，但气过就算了，她还是相当敬爱母亲的。

“傻丫头，姑姑只是开玩笑，瞧你紧张的。”到底人家是母女，季如韵是何等精明的人，自然深谙见风转舵的道理。她还不想失去这位侄女的尊敬。

张芸松了口气，女儿肯为她说话，给了她很大的安慰。

“咱们季家与柏家的交情向来不错，在这种时候去退婚，人家会说我们落井下石，在道义上的确是咱们理亏。”季如韵也不希望听到外而批评季家的不是。

“姑姑，你说要帮我——”季琪诧异极了，以为季如韵不帮她了。

“别急。”季如韵瞥了她一眼，教她安心，然后才转向张芸，“你说柏杰要动手术，我看，就等他动完手术以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退婚。如果柏杰当真失明了，他们柏家还有良心的话，也不忍心要咱们小琪去服侍一个瞎子一辈子。”

毕竟柏家这样的好人家不好找，轻易放弃了未免可惜。季如韵倒是真心祈祷柏杰能够重见光明。

“好吧，我可以等柏杰动完手术，可是我才不要去照顾他。”光想到她的未婚夫会变成一个瞎子，她就觉得好丢脸。

没有错，她对柏杰可以算是一见钟情，他伟岸的体格、不苟言笑的酷劲，还有那张勾魂摄魄的俊容全都吸引她，尤其教她着迷的是他那双漆黑的眼眸，那炯炯的目光，闪烁着深邃而神秘的气息，只消对她投视一瞥，要她剖心挖肺她都愿意。可是如今他瞎了，一对没有焦距的眸子连带变得笨拙的举止，将完全破坏她心目中对他的那份完美印象，见了他，只怕自己对他的欣赏会完全转为厌恶。

“傻孩子，柏家又不是请不起特护，轮得到你来照顾吗？我要到英国去办点事，你陪我这孤零零的老太婆一起去，不会不愿意吧？”季如韵瞅着季琪，嘴角微微扬起。

“好啊，姑姑，我陪你去。”季琪美丽的眸子乍放光芒。季如韵给她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离开台湾。

“大姊……”张芸顿感为难，“小琪这时候出国，不太好吧？”柏家人会怎么想？

“怎么，你不愿意让她陪我这老太婆吗？”季如韵马上板起面孔。

“当然不是，大姊，我只是觉得这对柏家不好交代。”张芸小心翼翼地补充。

季如韵冷哼一声。“小琪到英国念书，是我陪着她去的，现在我有事情，让她陪我走一趟，难道还要经过柏家人的同意不成？小琪都还没进他们家的门呢，就得看他们的脸色了？”

“大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柏杰受伤这期间——”

“总之，我是一一定要小琪陪我到英国去，柏家人如果问起来，你就说是原来就决定好的行程，更改不了。如果你担心柏家人的反应，那干脆由我们请特护代替小琪去照顾柏杰，这么一来他们总没话说了吧？”季如韵态度强硬，根本没有张芸作主的份。

“姑姑，你好聪明，我怎么早没想到呢。”季琪立即附和。

“你呀，不但粗心，还是个被骄宠惯了的千金大小姐，要照顾病人，人家特护可比你专业多了。”季如韵明着骂季琪，暗地里可都是在帮她。

说到照顾，柏家上上下下那么多人，柏杰哪轮得到她女儿服侍，她之所以要小琪过去，是要小琪给柏杰精神上的安慰，毕竟小琪是他的未婚妻。唉，女儿如果懂事点就好了。张芸暗叹着气。

“对了，语哲不是在当特别护士吗？就请她来照顾柏杰，妈咪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季琪突然想到大她一岁的表姊，她和孙语哲倒是感情不错的表姊妹。

“但是语哲有她的工作，突然要麻烦她，似乎不太好。”张芸真的不希望为了季琪的事，打扰到孙语哲的生活。

“同样是特护的工作，她帮帮表妹的忙，怎么能说是麻烦她，我们又不是让她做白工，甚至还可以多付她一倍的薪水，我看她高兴都来不及了。”季如韵只见过孙语哲一面，早已忘了她长什么样子，倒是记得她是张芸姊姊的女儿，跟张家一样，都只是个小户人家。

“大姊，语哲不是见钱眼开的女孩子。”张芸一直知道季如韵对她的轻视，相对的，也瞧不起她娘家的亲戚。她

无法容忍季如韵讥嘲她的亲人。

“当我失言好了。小琪，你去收拾一下，到姑姑家住，明天就陪姑姑去英国。”季如韵达到了此趟来的目的，根本也懒得再多看张芸一眼。

“好。”季琪开心地跑上楼，又突然回头，“妈咪，我顺便打电话给语哲，让她过来好不好？”

张芸迟疑了一下，接触到季如韵射过来凌厉的眼神，无力地点点头。

她能说不好吗？自从季允过世后，她在季如韵面前是一点地位也没有了。

其实她可以不必怕季如韵，季允的父母早逝，如今在季家是她当家，季允把名下所有的产业，包括季氏企业总裁的头衔，全都过继给她，在季家，季如韵已经算是嫁出去的外人。张芸之所以一直让着她，只因为她是季允的姊姊，她保留了对她的尊敬。



孙语哲接到季琪的电话，隔天就到季家来了。

她到季家来的次数，用指头都可以数得出来，并不是张芸对她不好或者不欢迎她，只是季家的深宅大院让她却步。她并不喜欢有高攀人家的感觉，即使是自己的阿姨也一样。

“语哲，你好久没来了吧？上个月小琪订婚，你妈妈说你在医院走不开，小琪很失望呢。”张芸拉着她坐下来，又吩咐佣人端点心、泡茶出来招待客人。

她一直很喜欢语哲，她只比季琪大一岁，却懂事又善

解人意，如果小琪有语哲的一半好，她这做母亲的就很安慰了。

“阿姨，真是很抱歉，小琪订婚那天，我看护的病人发生了一些事，所以不能过来。不过她结婚当天我一定提早来帮忙。”孙语哲承诺道。

张芸僵了一下，收起笑容。

“小琪打电话给你，没有告诉你原因吧？”她叹了口气。

孙语哲摇摇头，“小琪说你有急事找我。”

张芸沉重的脸色，孙语哲看在眼里也明白不是好事，但愿有她帮得上忙的地方。

“语哲……小琪的未婚夫出了车祸，现在人在医院里。”她真是不好意思向语哲开口。

“难怪没有看到小琪，她去照顾他了吧？伤得严不严重？”孙语哲立刻关心地询问。

“没有外伤，但是撞到头部，影响到视觉神经。”张芸瞥她一眼，“小琪……和她的姑姑到英国去办点事。语哲，我请你来，是想麻烦你代小琪去照顾柏杰。”

“我去？！”孙语哲着实想不到会被派到这样的差事，更教她狐疑的是，季琪怎么忍心丢下受伤的未婚夫跑到英国去？有什么重要的事比得上自己的未婚夫受伤住院？

“小琪认为你有两年的特护经验，比较懂得照顾病人，而且你是她的表姊，她说把柏杰交给你照顾她才能安心。语哲，你一向细心又能干，我也觉得你比小琪适合去照顾柏杰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？”张芸尽量为季琪说好话，毕竟是自己的女儿。

“我正打算休长假，工作上倒是没有冲突。”只是她准

备出国散心的计划泡汤了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愿意了？”张芸欣喜地亮起眼睛。

孙语哲点点头。她想不出可以拒绝的理由，照顾病人正好是她的专长，而且病人又是表妹的未婚夫，她又正好有空。



“所以你就答应下来了？”秦世帆翻起白眼，夸张地做出被她打败的表情，也不管身处在高雅的咖啡座内，起码应该坐得有气质点，像没骨头似的瘫在椅背上。

亏这男人长得一表人才，一头齐肩的头发束在脑后，颇有艺术家气息，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出无论在任何场合都是属于活跃型的人物，职业栏上还写着医生两字呢。

“我如果不去，柏家的人对我表妹可能会存有不好的印象，她将来嫁过去怎么会幸福。”孙语哲被秦世帆的模样逗笑了。

他们在医院里认识，已经有两年，孙语哲凭着纤弱柔美的外表、学生型的清纯短发，迷煞秦世帆，第一次见而就想把人家娶回家收藏。结果当然是不如他意了，孙语哲只是长了一副很好骗的楚楚模样，事实上她是个有主见、有个性的女孩子，潇洒如秦世帆也无法迷倒她。

所以他们目前的关系，仅介于普通与亲密朋友之间，不上不下的阶段。

“你出国旅游的行程都排好了，想想看你期待了多久？你表妹在麻烦别人之前，难道都不曾替别人着想吗？”秦世帆忍不住批评。实在是不喜欢孙语哲去照顾一个大男

人，虽然是她表妹的未婚夫，心里仍然不是滋味。

“她不知道我的计划。反正要玩什么时候都可以，又不急在一时。事有急缓嘛。”孙语哲并不知道秦世帆在吃醋，否则一定会叨念他一顿。人家对方可是她表妹的未婚夫，他的胡思乱想对她是龌龊、不洁的污辱。

“反正在你心里面，亲人一定比自己重要，我拗不过你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过一阵子我就有假期了，到时候可以陪你一起出国度假。”秦世帆想想，这倒也不错。

“你真是不死心，早告诉你该转移目标了。”孙语哲白他一眼。如果他不是一个很值得交的朋友，她早把他列为拒绝往来户了。

“放眼四周，我看不到你有一个比我称头的男性朋友，你说，我有放弃的理由吗？”秦世帆自负地昂起下巴。

不可否认，像秦世帆这样的好男人的确不多，人家身后还排了一长串“总有一天等到你”的女孩子，孙语哲实在没有道理放着这样的好货不用。只可惜，听说爱情是不讲道理的。

孙语哲摇摇头，摇了副“随便你”的表情给他看。

秦世帆则一径以微笑回应。两年来孙语哲对他表明态度的次数就像夜星般数不清，他是愈挫愈勇了。

“还有时间，我们去看电影吧？”秦世帆看看表。

“也好。明天开始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自己的时间了。”她答应了张芸，明天便去看护柏杰。

秦世帆只庆幸对方是个瞎子，看不到孙语哲的美貌，而且是个半死会的男人，对他构不成威胁，这比孙语哲只役出国去为他招惹一堆情敌要好多了。不过，他还真是很嫉妒那瞎子。



清幽、雅致，立于山顶，面对溪流、瀑布、青林，倾听潺潺流水声，时间虫鸣鸟戏，这是柏家位于南投的度假别墅。

一个戴着细框眼镜、身材颀长的男人，在这里反客为主，倒了两顶刚煮好的咖啡，顺便递给这儿的主人。

“难得偷闲一次，还真是托了你的福。”余翊推高眼镜，啜了口咖啡。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尽快离开这里。”说话的人是个戴着墨镜的男人，全身散发着一股不平凡的气质，连带周围流窜的空气也显得不寻常。

“你准备一个人应付？”余翊勾起嘴角。“我不是为你留下来，等一下说不定令尊、令堂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。”他沉稳地坐进木雕椅里。

仿佛已经预见了下一刻的光景，余翊相信他这位医生将派得上用场。

“我不记得你有多管闲事的毛病。”柏杰端起咖啡，不理余翊的嘲讽。

说得好像他有可能会气死父母似的。这余翊！

“你知道我没有兴趣多管闲事，那为还找上我？”余翊保持微笑，那过于沉着的视线透过镜片落在好友身上。

“天意，车祸地点离你的医院最近，你忘了？”柏杰语气平淡得好似他们在讨论天气。

“是靠近我的医院你才发生车祸呢，还是车祸地点正好接近我的医院？大概只有天知道了。”余翊并不想追根

究柢。如果柏杰所言，他的确不爱多管闲事。

“怎么都好，反正不关他的事。”

“你愈来愈饶舌了。”柏杰的语气里夹着一丝警告他闭嘴的味道。

“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不过要我代替你那避你如蛇蝎的未婚妻当受气包，我可不干哦。”余翊摇摇食指提醒他注意自己的态度。

柏杰岂止心情不好，光看他紧绷着一张脸，额际青筋跳动，也知道他压抑的怒气已到边缘，若非有足够自制力的人，早已暴跳着骂他个天翻地覆了。

他生气，是因为他的未婚妻逃出国，害他的计划被迫延长。他失算了，没想到季琪会来这一招。

“她躲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”就算他不把她逼出来，以她的浮躁脾气也无法忍耐太久，早晚她都会出来为他完成计划。

一阵车声闯进大自然的声籁中，余翊靠近窗口，由二楼俯望，嘴角又扬起了。

“令尊、令堂来了。”余翊拿看戏的态度，眼看着一辆大房车停在别墅门口，司机打开车门，走出两位衣着楚楚的男女。“伯爵，你的父母正怒发冲冠哦，别说我没提醒你。”他的语气听起来挺乐的，与其说是在提醒人家，还不如说是幸灾乐祸来得贴切。

“闭紧你的嘴。”柏杰一语双关，口气虽平淡却极具威严，充分表达了警告的意味。

余翊依然是那副微笑脸孔，冷静、沉稳得仿佛没脾气般。

一般柏杰的朋友，都会直接唤他的外号“伯爵”。

“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为什么取消动手术？”柏又龙一踏上楼来，劈头就给儿子一阵咆哮，“你给我解释清楚！”

“柏杰，你父亲很担心你，你就快说吧。”李怡真跟在丈夫身后上楼来，看见儿子安然地坐在面前，一颗忐忑的心这才定下来。

想到她和丈夫到医院里见不到儿子，院方说他一早办妥出院手续，辞掉请来的特护后，就由余医生带走了。若非余翊带了行动电话，他们恐怕还找不到自己的儿子。

余翊重新煮咖啡，决定暂时当隐形人，由柏杰自己去应付这一团他惹出来的混乱。

“爸、妈。”柏杰依然坐着，面对柏又龙的怒气和李怡真的担忧，他置若未闻，仿佛他的眼睛失明，耳边也变差了，听辨不出人家的语调起伏似的。

“看看你，这是什么态度！私自出院，还要我这把老骨头大老远从台北赶来看你——”

“又龙，儿子是病人，你就体谅他一些，别跟他生气了。”李怡真拉住差点冲上前的老公，安抚他的火爆脾气。

“他当自己是病人吗？取消手术、擅自出院，难道想一辈子当瞎子不成！”柏又龙气得甩开妻子的手。

“又龙，你再怎么生气也不该口不择言。”一向混柔的李怡真低责老公不当的措辞。

柏又龙也察觉自己说得过分了。

“哼！”他板着脸，别开头。

“柏杰，你为什么不动手术了？又不告诉妈一声就跑来这里，你知不知道妈在医院没看到你有多担心？”李怡真红着眼睛走近儿子。

“妈，我想在这里住一阵子，手术的事，等季琪回来

再说吧。”

别说他隐在墨镜后的那双眼睛教人看不见在想什么，就连他不苟言笑的神色也教人猜摸不透。儿子那份过于内敛的持重，一直是李怡真心里的叹息，她始终无法看见儿子内心深处的世界。

“季家也真是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等你动完手术再办，非要小琪这时候出国？起码她也该到医院看看你，身为你的未婚妻，居然对你不闻不问，也太不应该了。”若非实在教人生气，李怡真也绝不会出口批评未来的媳妇。在她的想法里，儿子突然不动手术，一定是跟季琪的态度有关。

柏杰也不理解，或许这正是他要别人认为的吧？

“小琪陪她姑姑去办事，这是早就决定的事，怎么能够怪她，何况季家不是说了，小琪还去拜托当护士的表姊来照顾柏杰。她也不是完全不关心。”柏又龙为季琪说话，是因为这桩婚事是他作主的，当初甚至不容柏杰有反对的意见。

“我不需要护士，也不必人照顾。”柏杰皱起眉头。他故意辞去护士，跑到南投来，就是想要“自由”，怎么还可能让季家的人来“监视”他。

“看看他在说什么鬼话！他以为他现在这种样子能够自己生活吗？”柏又龙愤怒地指着儿子对妻子叫嚣。

“柏杰，跟我们回去吧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妈可不放心。”李怡真在儿子身边坐下来劝道。

“叫他回去动手术！不过开个刀，在拖个什么劲！”柏又龙抱着胸叫骂。

柏杰还真沉得住气，一副不动如山的态度，惹得柏又